

# 大地的春潮

蒋建伟

暴风雪狂吼着,像饿疯的狼。透骨的冰刺,缓缓地融化,四处散开,消失了。

如果你打开地平线,打开那层冻壤,下面睡着的是小精灵。谁,从冰凉的土壤里调整一点点睡姿呢?哦,小蝴蝶、小蜘蛛、小蚂蚁,蜈蚣、青蛙、蚯蚓……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天使。还有,那些钻进墙缝、水泥缝、石头缝、土坷拉缝里的小喽喽虫,半个绿豆粒儿大小,两排小腿,缩成了一粒粒土黄色的圆球。

死亡随时发生,死换来了生。大地夜行,许许多多的风走成了一条路,你会时不时地听见不知谁在呻吟,惊慌失措着,发出那么一声两声,不过很快,风声、草声、树枝碰撞声就把它吞没了。星星月亮隐藏起来,影影绰绰的光亮被暗夜收了去,让你不得不闭上眼睛。然后,然后,你听到了惊蛰的声音!

雷声四野,春潮初现。

太阳出来了,土壤回暖,水汽开始朝着地皮上升,小风开始一阵阵朝田野里刮,土壤变得松软。地下的小天使也跟着水汽一起往上拱,它们伸展着腰肢,它们脑袋手

脚并用,使劲往上拱。

最先,从腐叶烂泥里拱出头的,是一对情侣蚯蚓,他“啞”一声,她“啞”地回应一声,意思在说:“这个白花花的,怎么没有它们说的那么美好呢?除了冷,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。”一转身,它们又原路返回。蛇、乌龟和青蛙拱出脑袋以后,小眼睛就开始滴溜溜了,乌龟“嘎嘎”笑了两声,说:“我饿死了,我饿死了,走了!你们别管我了。”说着,朝着一片池塘爬去。青蛙“呱呱”叫着跟上。乌龟察觉了,忽然不走了,扭头问青蛙:“你跟着我干啥?”青蛙尴尬,半天回答不了什么,只好扭头把问题抛给了身后:蛇正悄无声息地尾随,心里头那个气啊!蛇的脑子活,身子更活,脑袋突然向左转,无所谓地向一片麦田游去,吐了吐信子说:“不就是一顿大餐吗?不请我算了!”到了池塘边,一看,比自己原先预想的面积大多了,乌龟也不计较后面爱跟着谁谁了,扑通一下跳进池塘里,美美地大吃大喝一顿,然后睡觉,等待和一位江南的美女乌龟结婚、生儿育女,这就是他今年的目标。青蛙也是这么想的,她虽然只活了四年多,但之前的每一年,她都会遇见一个梦中的他。

你听见了大地的呼吸。像是谁谁刚刚

醒来,还在半闭着双眼,脑子混沌着。你突然想起音乐会演员谢幕,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固执地要求他们加演一曲。不久,小提琴声渐起,阳光缓缓步入室,光线放亮。想象还没有止步呢,大提琴声登场了,深沉,满腹苍凉的空气。

辽阔的田野被春天刚刚吹醒,一只蜜蜂醉倒在一束油菜花的芬芳里。呼和吸,宛如一对情窦初开的男女,突然跑到森林深处避雨,不得不窘迫地独处,他们谁也不敢看谁,脸上飘来几片霞光,心跳得厉害,谁也不敢打破这短促的静寂,却早已满腹蜜语。一个人假睡的样子是非常滑稽的,想醒,又不想醒。然而,世上有什么事情比恋爱课更加浪漫的呢!几乎同时,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只手,左手碰到了右手,拉住,握住,一个旋身,心搂住,欣喜着对视,欢笑,最后,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在巨大的圆舞曲音乐中旋转,世界不存在了,只留下我和你。这时候在月光下,一阵阵空灵的女声小合唱飘在空气中,万籁缥缈,他们的爱情,多么美妙!

春天降临,更多的天籁也降临到我们的头顶。天气越来越热,冰雪消融,寒冷蒸发,雷声下来了,雨水下来了,和风下来了,太阳和月亮星星都下来了,冬眠的小精灵们纷纷

破土而出,唱起了古老的民歌。长长的地平线上,草木葱郁,鸟类、家畜、家禽也不甘示弱,两条腿的,四条腿的,一个个“嘎、啊、咯、嘎”地唱歌,它们站着走着跑着飞着笑着哭着梦着,一点点积攒着火热的理想,元气上升,汗珠儿不断地从额头、腋窝、胳膊与大腿交叉的地方沁出来。天地清明,它们潮湿的声音,生了根,发了芽,在我们的耳孔里长成了一片片森林。

我们坐在巨大的黄昏里。一条金毛狗在小区草地里跑来跑去,时不时找到我们,讨一把狗粮,随便叫上三五声,也是天籁呢。它这叫声,会穿越天空,坠落在远处,引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狗叫。“是一帮流浪狗吧?走了,走了。”妻子急急匆匆牵着狗说。狗有领地意识,相互间,经常争地盘。我也怕它这小子和那帮子老家伙打起来,吃亏不说,还伤小伙子的自尊心。

天色说黑就黑了,路灯“啪”一下亮了,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,仓促离开。路灯下,三个长长的影子移过去之后,单元楼上的灯火亮了,小区外商店的霓虹灯也亮了。正在走路呢,就听见头顶上一股裹挟着大河咆哮声、波浪隆隆声、农人吆喝声、甩鞭声、牛叫声、妇女骂街声、小孩叫声、唱戏声、锣鼓声、驴叫声、啧啧声、婚礼上的拜天地声,坏笑声,起起伏伏的哭声、手扶拖拉机的马达声呼啸而来,好像一路急行的风暴,从天上集体搬运到我们的耳朵里。是春潮。它们在呼唤我们,数不尽的春潮啊!

遥远的了,久违了的,落寞了的,重新捡回来的……这么庞大喧嚷的春潮里,我听见一只虫子在呻吟,它,小小的,亿万分之一,肯定睡着了,说着梦话,想着某一个人。

我的身子一震,定住了。

# 屋檐下的光阴

梁惠娟

屋檐,是属于故乡、属于童年的。

小时候,在故乡的小山村里,住的是泥墙瓦屋顶的老屋,老屋有大大小小屋檐,像伞一般庇护着我度过快乐的童年。

每年的春讯是屋檐下的燕子告诉我的。当屋檐下空寂了一冬的燕巢又响起唧唧喳喳的呢喃,当屋檐下露出几只憨憨的黑色小脑袋、当一个个黑色的剪尾划过屋檐,我便知道,春天来了。

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燕子是益鸟,村里人都护着燕子,也以燕子在自家的屋檐下筑巢为荣。那时候我们爱做的一件事就是,挨着各家房子的屋檐寻觅,寻找没有燕巢。长大后读诗,皇甫冉的《赋得檐燕》:“拂水竞何忙,傍檐如有意。”南朝吴均《山中杂诗》中:“鸟向檐上飞,云从窗里出。”这些诗句,总能勾起我对屋檐与燕子的阵阵怀想。

小时候的夏天,我与祖母在屋檐下纳凉。白晃晃的阳光透过屋檐投射到斑驳的泥墙上,光影灵动。祖母躺在一张凉椅上,我趴在她旁边,她握一把葵扇,轻轻地摇着,摇下凉快和无数童年的故事,摇下缓缓流淌的时光。锄头、铲子、铁耙子、铁叉子静静地靠在泥墙旁,以标点符号的姿势,记录着农家人的农耕岁月。骄傲的大公鸡在屋檐下昂首挺胸地踱着步,谦虚的小花猫在墙根旁安静地睡觉……一切如此安详,仿佛一幅静物工笔画。

屋檐下看雨听雨又是另一番景致。

下雨的时候,屋外是潮湿的世界,大雨顺着屋檐开始流淌,起先是雨珠子,滴滴答答,一声,两声……雨点像多情女子的巧手,屋檐是古琴,轻轻地弹奏出美妙的琴音;慢慢地,变成了雨线,一条,两条……然后变成了雨帘,那时我总爱拿水桶在屋檐下接雨。老母鸡带着一队小鸡在屋檐下躲雨,老母鸡用自己宽大的羽翼保护着小鸡,小鸡天真无邪地叽叽叫着,老母鸡咯咯咯地回应,声音透着慈爱。回想起童年时在屋檐下看雨听雨的情景,也更氤氲起我想家的情怀。

长大后,我离开了家乡,离开了那童年住的老屋。在异乡的城市里,林立的高楼大厦是没有屋檐的,“屋檐”变成了我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梦。于是,每次回老家,我都像在寻找我的梦。

回到老家,屋檐还在,八十多岁的祖母依然坐在屋檐下,她对着我慈祥地笑,问我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,念叨着我什么时候领个孙子回来给她瞅瞅。

多年以后,我领着女儿再回老家,祖母已九十多岁,她依然坐在屋檐下,她依然会念叨我的名字,可是她已认不出我了。

童年美好的光阴,在屋檐下静静地游走。

# 银雪裹梅花

师正伟

“银雪裹梅花”是陇东、关中一带的传统美食,其实说白了就是柿子拌炒面。不过家乡人根据民间传说赋予它一个诗意的名字罢了。

制作柿子拌炒面至少需要两种食材,一个是柿子,一个是炒面。

柿子大家都熟悉,这里的“炒面”和街头饭馆里卖的炒面片不是一回事,而是民间的一道传统美食。炒面是用糜子、玉米、黄豆、豌豆、大麦等杂粮做辅料,加入食盐、小茴香等佐料,用铁锅反复翻炒透熟,再磨制成粉而来。其中用纯糜子制作而成的炒面,色泽黄、黏性强,便于搅拌,吃起来有劲道、有嚼头,最为常见,也最具盛名。食用时取少量炒面,加入适量开水,反复用力干拌,待其拌成团块状即可。其香味浓郁,甜美可口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,生活比较艰苦,物资匮乏,细粮短缺。那时候,炒面可以说是家家都离不开的主食。20世纪40年代初,陇东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《推炒面》:“鸡叫头遍吆吆,二遍吆吆,月亮出来推炒面……”后来,张寒旸便采用“旧瓶装新酒”的手法,借用《推炒面》曲调,改编后填入新词,创作了著名的《军民大生产》这首歌。

柿子拌炒面的制作方法简单:舀半碗炒面,取一两个软柿子,去皮、去蒂放入碗内,用筷子不停搅拌,让炒面充分吸收柿子的浆汁,直到两者相融,柿子变成流体,柿浆变干;炒面濡湿,成为难舍难分的固体,显出火一样的颜色即可食用。此时,夹一筷子入口,细嚼慢咽,炒面的细软清香,柿子的酥甜可口,从嘴里,慢慢地渗入记忆深处,久远而真实。这种味道简单直接,地道本真,不加雕饰,不仅满足了肠胃的需求,更让人回味无穷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过去家家户户习以为常的炒面,如今反倒成了稀罕货。市面上虽有,但一般都冠上了“土特产”的名号,登上礼品的殿堂。

其实,从中国传统医学角度讲,集五谷杂粮精华的炒面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,柿子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糖分。柿子拌炒面恰好起到中和的作用,有清热去燥、润肺化痰、止渴生津之功能,也有促进机体新陈代谢、降低血压、镇咳化痰的作用。

简单的食物,最真诚。不过,需要提醒的是,柿子拌炒面虽然好吃但不宜过量食用,因为柿子中含有丰富的鞣酸及树脂、果胶。在胃酸作用下,鞣酸会和蛋白质结合成鞣酸蛋白,再与果胶树脂和纤维素粘在一起,不容易消化,还很可能形成胃石症,从而导致腹泻、腹痛、呕吐等不良反应。

陇东有个歇后语:“炒面捏的娃娃——熟人。”儿时,不仅喜欢吃柿子拌炒面,更喜欢奶奶的“炒面娃娃”。这是奶奶的一个绝活,她捏的“炒面娃娃”手脚形象生动,眉眼齐全,软硬适中,惟妙惟肖,看着美,闻着香,吃着甜。那时,每到过年,我家的人气很旺,经常有一圈圈小伙伴围着奶奶争要“炒面娃娃”,奶奶总会笑眯眯地满足每个人的心愿。这种温馨的画面,温暖了我一个又一个童年。

# 等一场雪来

杨亚爽

我仰望天空  
灰暗了心绪  
像巨大的磐石  
压扁了疯长的期待  
你躲藏九霄云外  
风儿捎来冰凉的话  
你把我无数尘埃撕开  
飘落在我手掌心  
化作了一滴感慨

你终于铺天盖地而来  
如梨花盛开  
麦苗儿倾听你温暖的表白  
我已把心胸打开  
会因你的到来  
让我的心灵纯洁而精彩

# 立冬

郑宗君

在人生的旅途中,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,其实就是,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别离。

当春乃发生的故事,芽儿浸透着冬的爱,悄悄地、左顾右盼地伸展腰肢,在春风拂面的角落里,诺诺地崭露头角,只为曾经的沉寂而努力着!伴随着孕育的灵性,热烈与浪漫在春的气息里,着色。

姹紫嫣红带来了春与夏的美丽,交替着抚慰起伏跌宕的不一样感觉。

脚步声响起的时候,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遇到的风雨洗礼。慢慢地,花儿偶遇良缘,接了果实,花瓣却呵护着一路陪伴,直至丰收的季节。

偶尔的情绪,在历史的世界里徜徉。金色的季节裹挟着不舍的花瓣和渐黄的落叶,簇拥着一起等待又一个美好的日子。

一季一季又一季。

柿子如灯笼一般,挂满枝头。

金菊如理想一样,怒放生命……

如人生轨迹有缘的美丽风景,时刻缠绕着一路风尘的、珍惜生命的、别致可爱的、奋斗者的梦想和生活!

划过天际,星空与暖阳在友情的世界里,迎来的脚步与气息,即为“立冬”。

“立”为始,“冬”为终。其实,立冬就是另外一个节气的晕染和感动,既而又敲开了新一季的精彩瞬间,伴随着一丝丝凉意,秋季时尚的浪漫,在雨的陪伴下,把风的炫舞延续。

冬天悄然而至,在内心深处却依然涌动的主流中,又不经意间孕育着春的芬芳和故事。

每每想起一段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时光时,那就是一季一季又一季的呵护与陪伴。

捡起一片一片又一片颤抖的落叶,捡起一瓣一瓣又一瓣不舍的颜色,捡起一颗一颗又一颗感恩的心,柔然而真诚地捧在手心,挡风挡雨挡霜雪。

立冬了,城市的魅力和厚重,在碑林的墨香和古塔的世界里,在风中诱发青苔的石阶中延伸……



## 《关山密雪图·轴》

许道宁 [宋]  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许道宁,北宋画家,生卒年不详,长安(今陕西西安)人。许道宁早年追摹李成的绘画风格,能以假乱真,但缺乏个人特色。直到晚年,他才脱去前人痕迹,以简快的笔法,豪放的画风,自成一家。

其画作峰峦峻秀挺拔,山林强劲有力,幽林荒冷萧条,并喜欢将这些自然景色和行旅、野渡、捕鱼等人文景观相结合。其画作山水曲折迂回,山势在构图上也多变化,画树用大笔、粗笔,树干不皴,枝杈似雀爪,只用墨点点树叶,笔法豪壮而有气势,体现出风格狂逸的许氏风格。

时人对他的评价很高,不仅将他视为“宋初三大家”之后主导北宋画坛的主力人物,而且有李成、范宽之后的“第一人”声誉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 远古文明的辉映

武华民

初冬一个的下午,我和家人一起,到新落成不久的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玩。

公园位于渑池县城北6公里的仰韶村。一百年前,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人,对这里出土的文物考证后,确认是距今约5000~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存,仰韶文化由此诞生。2011年,这里建成了国内首家仰韶文化博物馆,展出考古成果及226件代表性文物。

天气虽然寒冷,但参观的车辆将园区道路堵得水泄不通,半个小时后我们才找到车位。那天北侧的仰韶文化博物馆闭馆整修,我们直接进入南侧的园区参观。2017年12月,国家文物局批准这个占地2800亩的园区立项,将仰韶文化博物馆、发掘纪念点等重点连线,系统展示仰韶村遗址考古成果。经过多年的建设,现在园区已经对外开放。

登上园区大门旁边高高的“仰韶台”,园

区风貌尽收眼底。虽已初冬,但薰衣草、红茶酢浆草、蛇莓等花区依然生意犹存。

沿着蜿蜒的木板小路,我们到了东侧的深沟上方。对面不远处有个苏门村,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仰韶村名,不曾想到,这里竟有古代中国灿烂的文明。

初识仰韶文化,缘于20多年前一次陪人专程到此参观。那时,仰韶村还没开发,原址竖立着一通大石碑,上面镌刻着仰韶文化的简介,旁边有一个老旧房屋,四周杂草丛生……

其实,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,仰韶村所在的庄子公社就被改名为仰韶公社,后又改叫仰韶乡。县里建起了仰韶酒厂,创建了彩陶坊品牌白酒,不少企业、街道、建筑物和农副产品纷纷冠上“仰韶”二字,就连我喜欢的渑池名产“段村柿饼”也成了“仰韶柿饼”。

参观途中,妻姐遇到了邻居张鲜英。张鲜英是附近乔岭村人。园区投入使用后,她和同村的许多人应聘过来,有的从事园区绿化,有的负责园区维护,而张鲜英负责一个区域的道路、卫生间、广场的卫生保洁。张鲜英

乐呵呵地说:“在家闲着也没事,过来干点活,也能增加些收入。”

在一处开阔地带,有数个大棚遮挡的深坑,坑壁上悬挂着密封的标签。深坑四周,摆放着手推车、梯子等考古工具,几个戴着草帽的人正在工作。这些重现天日的陶瓷碎片,是历史的宝藏。

走到南部的醉陶园。花丛里,断壁上,不时看到些陶瓷碎片。旁边,有两组制陶和酿酒时的场景雕塑,艺术再现先民制坯、画彩、烧窑和制曲、发酵、酿酒等生活场景,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。

途中常看到有人在体验区体验考古,有人边走边视频直播。岭上的大片草木花海,成了网红打卡地。

夕阳西下,暮色渐浓。我们走出园区时,有不少车辆陆续驶入,原来人们是来参加夜游园区活动的。此时,灯光全部打开,园区灯光璀璨。

苍穹之下,丘陵之上,绚丽的灯光,在天地之间,勾勒出七千年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厚重,辉映着后人的心田。

## 《静物》

威利·施洛巴赫 [比利时]  
玛咖供图

